

■
海男
著

光阴的魔咒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海峡少儿出版创意基地

■ 海男
著

光阴的魔咒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光阴的魔咒 / 海男著. — 福州 : 海峡书局,
2016. 1

(自说自画丛书)

ISBN 978-7-5567-0192-6

I. ①光… II. ①海…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2511 号

光阴的魔咒

GUANGYIN DE MOZHOU

著 者: 海 男

责任编辑: 任 捷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书局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20

印 张: 10.6

字 数: 12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7-0192-6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妖娆地绽放

——海男艺术创作印象记

文 | 黄玲

一、女巫：从文学到美术的跨越

在中国当代文坛，诗人海男绝对称得上是个创造奇迹的人。

她凭借诗歌创作的实力，挟着一部紫色的诗集《忧伤的黑麋鹿》，获得了很多文人翘首以望的“鲁迅文学奖”，却依旧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温婉与低调。她著作等身，数量在云南作家中堪称第一，却从不参与文坛的任何“热闹”，依旧孤身行走于大地，安然藏身于书房，只是潜心于掀起一场场与文字的鏖战。

这是一种超越现实功名之累，只为享受攀越快乐的美丽人生。

海男也是有敌人的。她的敌人是虚无的时间，是压迫她灵魂的词语，是时间中的沉沦与绝望。她因此选择面向大地上的万物学习魔法，在红土高原的山林中修炼成长、蜕变升华，以获得畅行世界的秘诀。

穿行过时间之网的海男，终于修炼成了善变的女巫。

长裙飘飘的她有如一只在暗夜中翩翩起舞的蝴蝶，或者是一只脚步轻盈的野狐。隐身山林，她就可以化身为一朵铿锵的玫瑰，一只带着酸品质的柠檬，一条游移

于河流的红尾鲤鱼，一只欢鸣的小鸟，抑或是一只根茎彼此纠缠的土豆。

总之，海男有着诸多不为人知的身份和秘密，她因此如同花一般妖娆，树一般多姿，水一般变幻莫测。生活中的她是个爱意浓郁、温情四溢的母亲和姐妹。书房中的她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可以统领文字的千军万马与无形之敌英勇搏击的女将军花木兰，或者是一位头戴王冠的女王，可以将世界尽揽入怀。她手中的橄榄枝高扬之时，洒下的都是词语的甘露。

妖娆而异类，叛逆而生动，她永远迷恋着创造最丰富多彩的戏剧。

海男的“善变”让人目不暇接。她像女巫一样神秘多姿，掌握着文字的密钥，可以自由穿行于各类文体之域，写下无数让读者欢悦，让评论家瞠目的文字。

她可以打通诗歌、小说、散文的壁垒，书写出自己对世界的爱情与痛苦。透过文字可以聆听到她生命深处的颤栗与叛逆，和一颗永不安分的心灵的律动。《男人传》《女人传》《爱情传》……是她奉献给世界的奇异礼物；《花宴》《妖娆罪》《县城》《碧色寨之恋》……是她对时间和历史的诗性记录和挽留，赋予了虚无的历史以具体

的形态；《美味关系》《告恋人书》《忧伤的黑麋鹿》……则是她用双手安放于文学塔尖上的明珠，闪烁着美丽动人的诗性之光。

她用词语垒就的文学之塔在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庄重迷人。

海男的魅力就在于她从不满足，她对世界总是怀有无比的热情与期望，总是张开双臂去拥抱和创造，去收获丰硕的果实。她美丽温柔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每一下跳动都会溅起一片生动的浪花。

文字的世界已经容纳不下她无比丰满的激情，现在她需要通过画笔来扩张一片新的疆土。她灵魂中与生俱来的诗情画意，如同云南山野的藤萝，正在滋生蔓延，向世界展示出勃勃生机。它们向天空索取阳光，向大地汲取雨露，带着炽热的生之欲望，期待着诞生的快乐。

不断地创造和进取，这是王者的霸气，也是征服者的帅气！能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开疆拓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也永远是值得称道的创举。回首中国文学史，就曾经涌现过许多能打通诗、书、画边界而创造奇迹的诗人。开拓，凝聚的是创造者的心血和才华、智慧和勇气，还有永不停息的生命之力。

2013年的秋天，一个偶然的事件导致海男的脚踝受伤，她像失去翅羽的鸟，停下行进的脚步，被囚禁在家的方寸之地。站在窗帘后面，在玫瑰香的环绕中，海男开始潜心实现一个多年的梦想。对她来说，身体不能行走，却挡不住灵魂飞翔的欲望。她把它们像放飞鸽群一样，一只只从窗棂处送向悠远的蓝天。

当海男闯入色彩和线条的领地，挥起画笔涂抹下第一笔之时，注定是一个美妙的瞬间。只是这一切是在她书房的空间里秘密地发生，花开的声音和叶落的飘零只有她自知。那个瞬间，那些在红土高原生长了千万年的森林、河流、丰茂的花草藤萝，从她的画笔下如同中了魔法一般，从时间的幕布后一点点显现出来，如同期待多年的火中凤凰，为浴火之后的新生而欢歌。

她先是画钢笔画，用黑色的线条传送出内心的爱与梦想。过去的行走中镌刻在记忆深处的高原事物，现在像浸泡于温水中的干花，开始鲜活地复苏，她恍然记起“一只鸟在葵树和秋树下的栖居”，冥想着“菠萝们在山冈上的妄想”，用五色的水果和花草展示出依附于强烈主体性的“我的热带”……

画画是一种有着强烈诱惑性的工作，它可以把生命

中潜藏着的秘密清晰地显现出来。海男在云南大地上行走时，曾经倾听过的千年古道上响彻的足音、泉水的奔涌声、脚下的尘埃翻滚以外弥漫而来的暮鼓晨钟，突然都可以化为线条和色彩，以全新的形态展露于她的笔端。

脚踝受伤的意外收获，就是为海男推开了另一扇五彩斑斓的艺术之门。

诗人——画家，都是艺术之路上永不疲倦的创造者和殉道者。

二、故乡：永远的艺术原乡

海男的油画创作是她的另一种艺术现场。

当2013年秋天的某一日，她突然向朋友捧出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油画作品之时，带来的震惊不异于一场三月樱花雨。突然间花瓣就伴着细雨从天空飘散下来，迷蒙了视野，制造出亦真亦幻的特殊效果。

诸多疑问也像细密的雨珠，扑面而来：

正处于诗歌创作高点的诗人海男，为什么突然闯入美术的领地，是什么导致她对绘画产生狂热的情绪？是什么给了她的画作艺术的灵感，才能让古老的红土高原

的原始魅力在她的画板上开出如此妖艳夺目的花朵？

这是很多人在观看她的油画时，一边赞叹一边生出的疑问。

海男是文学的追梦人，但她在绘画上的成功实在有些突然，难免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惊讶和诧异。她的神秘犹如一枝多姿的水莲，光影摇曳多姿，身姿变幻无穷。你永远不知道海男的下一部作品，会裹挟着怎样的新奇之风而来。永远搞不清下一刻她聪慧的目光会投向哪一片陌生的远方风景。

海男则很谦虚地把自己的绘画工作称为“涂鸦”，称为向边疆少数民族学习编织的收获。在她多年的边地行走中，曾经多次目睹过一些边地民族的妇女纺织的过程，她们到山野采来各种神秘的野草、藤条、药材，融汇之后纺织出一匹匹五彩斑斓的布料。让她感到震撼的不仅仅是那些夺人眼目的成果，还有纺织过程的历史和艰辛，透射出古老文明的深厚与辉煌。

或许她的理想便是做一个编织历史和风景的女工，把生命、情感、哲思、审美，纺织进一幅幅精心绘制的作品。

海男的目光时常会穿过峡谷，越过河流，投向滇西

大地。那里有一片肥沃的土地，是她进行艺术创造的出发之地，也是她从事艺术创造永远的精神原乡。

她早期的油画作品如《风景的寓言》《秋天的葵花》，让人仿佛嗅到了来自滇西大地的气息，让人想起原野上苍翠的植物、河流的清波、蓝天的洁净。它们透露了海男艺术创造的秘密，有一串来自心灵深处的足迹，传达着对故乡永远的眷念。滇西大地上的事物如同天边遥远的白云，装饰着游子的窗棂。母亲的桑园中，少女海男的身影飘浮如云。成长的足迹曾经在海男的文字中鲜活如初。现在，又从她的油画中伸展出枝叶，盛开出花朵，提供给她源源不绝的灵感和诗意。

在遥远的20世纪60年代的时间之页中，滇西小城——永胜三川坝的蜿蜒小路上，少女海男跟在戴着宽边草帽的农艺师母亲身后，步入田野和桑园，和大自然亲密拥抱。那里是她生命中最早的乐园，也是她的艺术因子被激活、种下艺术梦想的地方。以至于成年后的海男，每年都会抽出时间一次次重返故乡，在乡间小径上漫步，在三川坝的无边绿色中沉溺和回想。如果是夏季，天空飘着梦幻般的白云，无边荷田里的荷花孕育着诗与梦想的意境。这里的风景随便截取一片，都会是最美丽的画、

最生动的诗。

故乡是海男不竭的艺术源泉，关于桑园的记忆曾经多次在她的文字中被唤醒。那里给予她的，还有自由和开放的精神，和在广阔的大地上种下的关于未来的梦想。少女海男在桑树下快乐地嬉戏和奔跑，亲吻着植物的花叶，然后倒在大地上仰卧，看白云悠悠飘向远方，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心动的场景和时刻。

母亲的桑园，也是海男生命中的一处乐园，无拘无束的成长为她后来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最原始而激情的动力。海男的青春期，正好赶上20世纪80年代，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她在永胜县文化馆的窗口后面静默的阅读中，与世界级的文学艺术大师们猝然相遇，碰撞出激越的生命火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时空。

她热爱但丁和拜伦，同时也和凡高、莫奈、毕加索这批美术大师神交。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奔涌而入的西方艺术的洪流，曾经猛烈冲击过青年海男的身体与灵魂，也唤醒了她生命中潜藏着的激情和梦想。

她写诗，让诗歌成为宣泄青春激情的渠道。她还结识了一批青年画家，和他们探讨艺术的美丽与深奥，在诗与画的交融中升华着梦想。回首往事，海男感叹“我

本应该很多年前就开始绘画的”，她接着解释说“我想我当时没有绘画，也许是被我的诗歌湮灭了绘画的原始的冲动。”

被青春激情所驾驭的海男，文字和词语更能宣泄她狂放的情绪，绘画需要安静和定力。此时的海男如同一条奔涌的河流，在奔突中寻找着方向。心灵不安分的她选择行走黄河，去感受自然之力的雄伟与壮美；选择提着箱子出逃，在旅途中编织故事，希望邂逅浪漫与奇迹……

旅途中的风景，色彩和线条，绘画的梦想，它们并未离海男远去，而是蛰伏于她心灵深处的某一个角落，安静地等待着时机。

直到2013年秋天，脚伤的囚禁突然成为海男创作生命中的一个转机。

那些蛰伏在生命深处的如云南高山上野草一般滋生的原始冲动，从死寂中再生，像阳光从云缝中射向大地，照亮了海男的眼眸，投射下浪漫的光影。经过长长的30多年时间浸染的绘画之梦，竟然鲜活如初，如有神助。海男却仍然淡定地称自己的“绘画练习曲，是涂鸦的焦虑和实践过程”。

这是艺术梦想的再生，没有老师指导，只有命运之手的拨弄。没有太多的准备过程，只有突然而至的灵感和结果。多年前故乡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在2013年秋日阳光的映照下，终于开出了艳丽的时光之花。

这是海男的宿命，是来自故乡的召唤。

青年时代的她那么迫切地急于逃离的故乡，现在又从画布上生动显现出来。母亲、桑园，小院里疯狂的石榴树，滇西大地上的事物，青春的理想与梦幻，一点点从色彩中复原、显形，带给她意外和欣喜。

曾经与她擦肩而过的绘画，挟着故乡的记忆重返大地，在秋日明媚的阳光下闪烁着美丽动人的光泽。她让故乡在画布上获得重生，让那永恒的生命活力弥漫于艺术的天堂。

三、魔幻：云南大地的馈赠

永胜是海男的生命诞生、成长的故乡，云南大地则为她提供了更大的创造舞台。多年来，海男每年都坚持行走于云南高原的山岭、江河、高原、峡谷，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保持心灵的自由与率真。

这是艺术创造最可贵的品质。

云南边疆是一块弥漫着强烈魔幻性的土地。立体多元的地理条件，立体多元的多民族共居，丰富的植物和色彩，一切都为艺术作品的诞生提供着最充分的养料，等待着发现与创造。

海男荣获“鲁迅文学奖”的诗集《忧伤的黑麋鹿》中，收录她自己创作的40多幅钢笔画和布面油画，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着她关于世界的审美。它们源自于云南大地的馈赠，带着田野山冈的体温和梦想，带给观者很大的震惊。那些我们熟悉的云南事物，在海男的魔法作用下，以一种全新的姿势奔入眼底。让人不由感叹：海男的画笔有如巫师手中的魔杖，可以让呼风唤雨的梦想成真。

海男在诗集《忧伤的黑麋鹿》中所展示的画作，和诗集的丰富内涵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不同角度阐释着海男关于生命和世界万物的理想主义诗学，也让诗的意境在色彩和线条中获得无限延伸的空间。品诗、观画，海男引领着读者进入一个奇妙的艺术之境，感受着全新的云南魔法世界。

她在色彩的使用上没有职业画家的拘谨与慎重，而是体现出强烈的自主性和大胆选择，无意之间也突破着

绘画的某些清规戒律。一幅名为《午后的水莲》的作品中，在海蓝底色的衬映下，绿色的茎托起几枝紫色的水莲，在画布上绽放异彩，引人遐思，让人相信它们一定是源自海男梦境的产物。

另一幅《我身体中的枝条》充满更强烈的主体性，仍然是蓝色的背景下，那些摇曳生姿的花朵显示着生命的狂欢与欲望的勃发。枝条的杂乱和花朵的明艳构成强烈对比，冲击着观者的视野。它们是否意味着身体内部不为人知的矛盾冲突，和永无止境的波澜起伏？如海男在诗里说的“夜晚，我可以在深不可测中成为鱼。”人类的欲望如同繁杂的枝条，滋生着梦想与故事。恍惚之中那些杂乱的枝条在视觉中变幻成了一尾尾游戏世界的鱼。而海男则感知到自己和鱼有相似的命运：“它们凭着身体中的潜能到了深渊，而我则凭着摸索的手从深渊中站起来。”

这些画作让我们相信，文字和色彩都是能托起海女的灵魂、让她“从深渊中站起来”的重要工具。她在不断的创造中升华着，获得与时间、虚无这些永远的敌人抗争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诗集中收入的钢笔画《纠缠》，也是云南高原事物

形态的艺术体现，它们是枝叶婆娑的大树，是密林中的千年古藤，是花和鸟的故事……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相依相存彼此纠缠的关系，生动地展示于海男笔端。纠缠与依存，矛盾与和谐，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如此充满哲理。在诗歌中沉溺多年的海男，把诗的意境带入画笔，创造出一幅幅饱含意蕴的作品。

这些画作中还出现了蝴蝶、麋鹿，花冠、树叶、向日葵、南瓜、菠萝，云南秋天的景色、森林中游走的生灵……云南美丽多元的红土地，是海男艺术作品的取材宝库。是她在“多年行走中记忆的亡灵和重现，从地理山脉的波纹、雄峻、流速中，同时发现了生命的苦役和漫长的搏斗”。（海男语）

但是，她的画作中显现出来的云南风景，并不是大众习惯的那种事物表象的堆积，而是风景的灵魂和精髓，是附着了诗歌精神的万物景象。为了在画布上呈现出这些隐藏在深山密林中的奇特景观，多年来海男一直坚持着对大地的行走和探访，她的脚步遍及云南的每一块土地，从热带坝子到雪山脚下，从版纳丛林到红河之畔，山野、峡谷、河流、村寨，都曾留下诗人海男的足音。

这是一种艺术殉道者的远足，海男着力寻找的是一

种“没有媚俗的好风景”，它们在大地上的存在有如神迹的显现，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机遇。她一路跋涉而来，把它们尽收入囊，加上海男独家魔法的秘方调制，让它们在时间中发酵、沉睡，等待着绽放时刻的到来。

它们先是弥漫于诗行，传递着大地的气息，然后又从画笔之端发芽，开出让入惊艳的花朵。所以，海男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幅脱去世俗之味、打上鲜明“海氏印章”、妖娆迷人的云南魔法风景。

那些云南事物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它们长于山野又盛开于画布，让观者既熟悉又陌生，却自有一种魅惑人心的力量在悄然滋生。

海男的部分油画作品在博客上发表出来后，一位叫“昂—格丽玛”的网友留言说：“看了你的画，我感觉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向我打开，不知为何，我哭了，是你的画，你的世界观，你的自由状态，都是也都不是，我想变成一个点，融于你的笔锋，看你的油彩怎样涂抹。”

这位网友生动地捕捉到了海男艺术创造的秘密：用画笔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却和世界体现出“都是也都不是”的关系。有时候艺术和生活的审美原则，就在于“似与不似”之间。而追求自由的创造精神和世界观的融汇，